

他是文坛巨匠，他为弱势群体代言。
他在2014年英国BBC最具影响力作家民意调查中独占鳌头。

狄更斯传

DICKENS

.....
[英] 彼得·阿克罗伊德◎著
(Peter Ackroyd)
包雨苗◎译 覃学岚◎校译

《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董贝父子》、
《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远大前程》……

他的作品影响深远，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毫不逊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DICKENS

狄更斯传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

(Peter Ackroyd)

包雨茜◎译 覃学岚◎校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DICKENS (ABRIDGED EDITION) by PETER ACKROYD

Copyright © 1990 BY PETER ACKROY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2-74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传 / (英) 阿克罗伊德著; 包雨苗译. 覃学岚校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303-17676-2

I. ①狄… II. ①阿… ②包… ③覃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 -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7950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京师心悦读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bjsfpub>

DIGENGSI ZHU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5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6.00元

策划编辑: 谢雯萍

责任编辑: 李洪波 王蕊

美术编辑: 袁麟

装帧设计: 红杉林文化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陈涛

营销编辑: 张雅哲

zhangyz@bnupg.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引子



“……只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就可以发现，在最深处是一些惨不忍睹的昏暗、致命、无言的成分，而躲藏在太阳般耀眼光辉下的，则是死亡本身的各种成分。”

——托马斯·卡莱尔如是评价查尔斯·狄更斯

“要记住，你所听到的故事都具有三重性：叙事者的加工，听者的再加工，以及故事里的逝者对前两者的隐瞒。”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选择了依据历史发展叙事的形式，所有表达欲强烈的演讲者都偏爱这种形式，因为其局限性恰好能抑制自己滔滔不绝的辞令。”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查尔斯·狄更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躺在盖茨山庄饭厅里一张窄窄的绿色沙发上——但对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的他，还是绰绰有余的。他第一次见到这座山庄时还是小孩子^①，但现在他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父亲曾对他说可以把它当

^① 狄更斯第一次见到这幢房子是在1821年，当时他才9岁，他父亲跟他说，如果他够勤奋的话，有朝一日就可以拥有这所房子或者类似的一所房子。

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而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按照当时的习俗，应当合上百叶窗和窗帘，让遗体在最终下葬之前笼罩在黑暗中；不过在盖茨山庄的饭厅里，窗帘却拉到了两侧，六月天明媚的阳光洒进来，照得屋子里一面面大镜子闪闪发光。他身边的家人知道他喜欢光明，需要光亮；而且他们也明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一年是1870年）的阴郁沉闷之气一点儿也没影响到他。

记录了他人生历程的那一道道皱纹都在死亡的寂静中淡去。他年纪并不大——享年五十八岁——但那张斑驳而疲惫的脸上已经有了过早衰老的迹象；据说，随着年岁增长，他看上去“样子很尖刻”。但现在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女儿凯蒂看着他躺在沙发上闭眼休息，并在他的脸上再一次看到了“美丽和哀婉”的神情。这就是他在小说里一次又一次描写到的那个“遗忘已久”的神情。他在《雾都孤儿》中就描写过这种“遗忘已久的熟睡婴儿般的表情”再次出现在逝者脸上，在这部小说里，他还将“尸体僵硬的面孔和孩子安静的睡容”联系起来。汉普雷老爷的死也有一种“如此不可思议且无法定义的年轻感”。这是他笔下威廉·杜丽死时脸上的神情；这是他在巴黎停尸间陈列的一具具尸体上看到的表情。这种死亡和新生之间的联系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沉睡、憩息、死亡、新生、纯真、遗忘，这些词汇构成了一个圆圈，将他带回了起点。就在这里，在盖茨山庄，这个离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小镇很近的地方，父亲曾经带他参观过的地方；这个圈就在这里画圆满了。

他的遗容面具也做好了。他一直都讨厌面具。小时候他就被面具吓到过，而且在写作中一再重复着这句话——“看见有人戴着面具……直挺挺地躲在角落里假装死人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啊！”面具象征了查尔斯·狄更斯内心一种特殊的恐惧；他害怕死人只是在装死，怕他们会突然一跃而起，活蹦乱跳地又活了过来。他害怕死人以及所有没有生命的物体在他身边活过来向他索命；这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孩子和孤独的成年男子的恐惧。但这种恐惧之中不也有一种对最终寂灭的期盼吗？面具做好了，他躺进了自己的橡木棺材里。然后这个木质的安息之处上铺满了猩红色的天竺葵；这是查尔斯·狄更斯最喜欢的花，而遗骸盖满鲜花的这一最后画面，真正体现了狄更斯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鲜艳一点，鲜艳一点，再鲜艳一点！”——这句话就是他的人生写照。他总是想置身于色彩之中，他的装束也

是出了名的鲜艳，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家人还在棺材上方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画像。毫无疑问，画像是由丹尼尔·麦克利斯所作，画的是1839年狄更斯从书桌上抬起头来的一瞬间，他的眼睛闪着光芒，像是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荣耀。他的小姨子乔治娜·贺加斯从他头上剪下一绺头发。家人还依照他生前的吩咐，将他的马射杀了。然后查尔斯·狄更斯便长眠了。

在那个通信快捷的年代，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在美国，朗费罗写下：“我从不知道一个作家的逝去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悼念。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毫不夸张。”不过这在美国也许不足为奇，毕竟这里的人民在读到《老古玩店》结局之前都会忍不住猜测“小奈尔死了吗？”卡莱尔写道：“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一位独一无二的天才突然陨灭了……”而他的重要地位的其中一方面立刻清晰地显现出来了：6月10日，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每日新闻》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他绝对是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小说家。后人将在他刻画的当代生活图景中了解到比史料还要清晰的19世纪生活面貌。”

然而，如果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他还是和那个时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他一直是个孤独的观察着，像人类学家观察相当原始的部落习俗那样看着自己所生活时代中的风俗习惯。而能证明这一点的直接证据只有他自己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如此写道：“……我强烈要求我的葬礼不可浪费、不可铺张，并且绝不可公开……参加葬礼的人不许披披巾、戴斗篷、打黑蝴蝶结、系黑帽带或诸如此类令人厌恶的荒谬配饰。我恳求我的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建造任何纪念碑，不论是用以追悼还是颂扬。”这应该意味着，他希望自己能够悄悄安葬在盖茨山庄和他幼年时常去的地方附近，于是，罗彻斯特大教堂马上为他准备好了一块墓地。

但是狄更斯家人向所谓的国家利益做出了妥协，最终同意将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不过葬礼完全是按私人葬礼的仪式举行的。他曾经说过，“……一个人越伟大，礼节就越少”，以此强调简单朴素，而这正是他的一个重要品质。于是，6月14日，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他的遗体从盖茨山庄运到了海厄姆火车站，在那里乘上一列专车来到了查令十字街。由三辆马车组成的一列车队沿着怀特霍尔街行进，在进入拱门驶向迪恩广场时，教堂的大钟开始敲响；然后一小队亲友进

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查尔斯·狄更斯则将长眠于这里的“诗人之角”^①。他周围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半身像，简短的仪式最后还响起了管风琴演奏的《死亡进行曲》。就在他入葬的同时，罗彻斯特——这座可以算作他人生真正开始的地方和最后一部小说的取景城市——教堂的钟声也为他鸣起。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两天后才合上。第一天结束的时候，还有一千多人在教堂外等待向他告别。在那两天中，一批又一批百姓走过他的墓前，许多人还向他的棺木投去鲜花——“后来发现，”他的儿子说，“其中有些是用破布条扎起来的简陋小花束。”

这些简易捆扎的花束无疑是从路边的灌木篱墙上和田地里摘来的，而在这些花束中我们可以看到查尔斯·狄更斯的影响力。就连在田里劳作的老百姓也为失去他而无比悲痛；他们感到狄更斯更理解自己，而且他的逝去也从他们心中带走了些什么。人们常说，19世纪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用他们的激情、虔诚和非凡的柔情捕捉到了俄国人民的灵魂；我们同样可以说狄更斯也捕捉到了英国人的灵魂吗？既有忧郁的沉思又有粗俗的幽默，既有诗情又有无畏，既义愤填膺又悲天悯人，既辛辣讽刺又自惭形秽。从狄更斯既轻松愉快又忧心忡忡地在地球上走这一遭的步履中，我们难道不能瞥到这个民族的概貌吗？——如此确信却又如此怀疑，如此精力充沛却又如此混乱不堪。事实上，可以说，狄更斯所呈现的国民性格特点比同时期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全面，而这正是他独特的才能。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虽辛辣尖刻、生气勃勃，却又极易忧郁和焦虑；作为一个作家，他充满了同样的矛盾性，在关心物质世界的同时又对超验世界的愿景念念不忘。而这种对立性的证据在他的作品里随处都能找到。对19世纪的俄国小说家而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融合的；在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笔下，只有世俗世界的普遍特征而毫无超验主义的共鸣。然而在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里，现实和非现实、物质和精神、具象和想象、世俗和超验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并且只共存于虚构世界的力量之中，也就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力量之中。

对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狄更斯的去世昭示了一个巨大转变的到来；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英国人民见证了旧秩序的最终瓦解和新秩序的举步维艰。

① “诗人之角”位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央往南的甬道上，在这里长眠着许多著名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看着狄更斯或是看着悼念他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隔着
的岁月突然不复存在。我们正在注视着自己。就像那些来教堂里悼念他的人其实
也在看着他们自己一样。当他们把他埋葬，并在墓碑周围铺满玫瑰等鲜花，他们
是在象征性地给一个时代画上句点，而狄更斯正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比已
经作古的帕默斯顿^①更突出，比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格莱斯顿^②
更突出，甚至比英国女王更突出，因为她没有像狄更斯那样目睹这个世纪的所有
转变。他不仅看见了转变，经历了转变，还在自己的小说里宣告了转变的到来。
他站在远处，象征着这个孕育他的时代；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看到他如何
运用自己独特的天赋将自己的人生变成那个时代的标志——本能而几乎毫无意识
地将其戏剧化。但若再走近他一些，若将他的生活和作品结合起来并进行连续动
态的观察，我们对于已知的生平事实会继续深信不疑还是会产生怀疑？

因为狄更斯在世时，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一种忧伤，一种沉默寡言的忧伤，
几近冷酷——就跟我们在他小说核心中瞥见的那种忧伤和冷酷一样。在此，我们
也许可以用上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痴迷的海景意象：表面上是明亮而湍急的海水，
波涛汹涌，整个广阔的自然世界看上去就像一块镜面，或是泡沫，或是波浪，或
是彩虹。在这片海面上总是有暴风雨的大场面——狄更斯似乎就住在风暴里——
可就算是在较风平浪静的时候，也仍有帆船驶过的痕迹和汽船冲出的水流；总
是在动；总是很忙碌。但如果我们进入水面之下，在那一片光明世界的热闹忙碌之
下，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潜得更深些，潜到深不可测的水底，我们又会看到
他的什么？是沉在水底的失物，现在已经轧平，难以辨认出原来的模样；是黑暗
和寂静；是闪着磷光的陌生影像。这就是卡莱尔想说的吗？——一个在其光辉之
中包含毁灭性本身的人。

但这就是对历史的超越，而在所有的作家中，我们无疑是从狄更斯身上了解
到，精神完全体现在各种细节之中。如果真如大卫·科波菲尔所言，“……生活
是由琐事构成”，我们能从狄更斯生活的“琐事”中看到他伟大作品的所有要素

①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首相。任职期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并镇压了印度反英运动。

②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他任职期间引进了初等教育，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案和第三个选举法修正法案，并发起了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运动。

吗？——会在其中看到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吗？这就是挑战，即让传记文学传递真知，在一天、一个片刻、一个转瞬即逝的图像或姿势中找到他创造力的源泉；并在这些细节中看到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时代的轮廓。

目录



Dickens

一	1
二	11
三	27
四	37
五	41
六	50
七	58
八	68
九	78
十	89
十一	103
十二	120
十三	135
十四	144
十五	164
十六	175

十七	188
十八	196
十九	213
二十	219
二十一	227
二十二	236
二十三	247
二十四	256
二十五	266
二十六	275
二十七	285
二十八	295
二十九	305
三十	317
三十一	329
三十二	346
三十三	356
三十四	363
三十五	377
后记	388

查尔斯·狄更斯生于1812年2月7日，那是胜利的一年，也是艰苦的一年。在朴茨茅斯市郊一个称作新镇或迈尔恩德的地方，狄更斯在二楼一间小卧室里呱呱坠地。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在朴茨茅斯的海军军需处任职。据说他的母亲伊丽莎白自称在他出生前一晚还出去参加舞会；但是那天晚上并没有任何舞会的记录，这很可能是有关这位伟大作家诞生和成长的众多杜撰逸事之一。他出生的那一天是星期五，与他小说里年轻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且从此以后星期五对他来说成了一个带有吉兆的日子。至于他是否和小说主人公一样出生在午夜之前涨潮之时，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查证；但他和自己笔下的虚构角色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联系。他曾在一次纪念莎士比亚诞辰的演讲中说道：“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为一大群栩栩如生的男男女女庆生，这些人将永远活着，并且比我们周围这些有肉身的男男女女更具现实性……”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想到了麦克白和普洛斯彼罗，但是在朴茨茅斯这间朝海的小卧室里，在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护士的见证下，佩克斯尼夫和斯克鲁奇，奥利佛·退斯特和萨莉·甘泼，塞缪尔·匹克威克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皮普和大卫·科波菲尔，赫薇香小姐和小奈尔^①，小扒手道奇和瓦克福德·斯奎尔斯^②，托马斯·葛

① 这些都是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但已有的中文版本可能译得不尽一致，如斯克鲁奇（Scrooge）在吴钧陶先生《圣诞颂歌》的译本中就译作“私刻鲁挤”，旨在体现狄更斯在选用这一名字时的用意，因为这个英文单词含有“挤榨、吝啬”之意，而狄更斯小说的很多人物和机构的名字都是本着这样的初衷取出来的，又如斯奎尔斯（Squeers）也含有“挤榨”之意。

② 又译士括尔斯。

播更和小杜丽，西迪尼·卡尔顿和保罗·董贝，费京^①和艾德温·朱特，尤赖亚·希普和维尔金斯·米考伯，奎尔普和山姆·韦勒，巴纳比·拉奇和比尔·塞克斯，小蒂姆和汤米·特拉德尔，所有这些人不也都在二月里跌跌撞撞地来到人世吗？无法准确说出查尔斯·狄更斯到底创造了多少个角色——大约有两千多个，他们和狄更斯一起来到人世却没有随着他离开，而是永远留在人间。因此，狄更斯人生的主角究竟是自己还是他人，接下来会一一道来。

此时，已经有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留下了印记，当地报纸上登载了这么一则启事：“周五，迈尔恩德街排屋内，约翰·狄更斯夫人，诞下一子。”三周之后，约翰·狄更斯和他的妻子——她的儿子长大后疯狂地讽刺她——穿过小巷走过田地，来到了金斯顿圣玛丽教堂。在这里婴儿接受了洗礼，并取名为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库里斯托夫·赫芬姆是约翰·狄更斯的朋友和孩子的教父，之后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然后他们走回自家的小房子里——尽管约翰·狄更斯在报纸上的启事辞藻华丽，这幢位于半郊区地段的房子远离朴茨茅斯的喧嚣，根本就算不上气派，但对一个收入平平但口口声声说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而言当然也算得上是体面的家。有些奇怪的是，虽然查尔斯·狄更斯在作品中总是对童年时期极为怀恋，却从未对自己出生的这幢房子流露出一丁点儿多愁善感的情绪：“我不能说我总是在乎它。”他曾如此写道，而且有一次他在重访故里时甚至找不到自己家的确切位置。

查尔斯·狄更斯并不是长子——一年半以前约翰和伊丽莎白就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名叫弗朗西斯·伊丽莎白，不过之后一直都叫范妮。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名仆人，所以这幢房子对他们来说不算宽敞。如果狄更斯幼小时有什么记忆的话，那一定是人们在一间间狭小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印象；女人的说话声和哭泣声，在整幢小房子里回荡。身体部位中，他描写最多的是脸、手和腿，这样的描写中不正带有幼儿观察人物的印记吗？除了大卫·科波菲尔记得的第一个事物是“拥有美丽秀发和年轻身形的母亲”这一事实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婴儿时期记忆的线索，这一时期对他和对我们来说其实一样久远。狄更斯长大后常说他不相信孩子对母亲有任何出自“天赐本能”的爱，但他无助而本能的恋母情结

^① 《雾都孤儿》中的老教唆犯。

却说明他言行不符。在《大卫·科波菲尔》一书中，大卫将自己看作一个吃奶娃娃；在《汉普雷老爷的钟》的开头，叙事者“高兴地依偎在她的胸怀里——她哭泣时也一起高兴地哭泣——因为不知道原因而很高兴”。

那么当时狄更斯的其他家人呢？查尔斯·狄更斯似乎不太了解自己的祖父母，对祖父母以上的祖辈知道得就更少了，但毫无疑问他们总是默默站在他周围。他的家族起源一直都是一个未知的谜。斯塔福德郡的巴宾顿^①有一个狄更斯家族，在1437年到1656年之间是丘吉尔庄园的贵族，一名当代的传记作家曾记载说“据说作家狄更斯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在这种语境中，“据说”永远都是不可靠的八卦或猜测的代名词。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约翰·狄更斯和威廉·狄更斯（分别为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家族，最初居住在德比郡，但常常出现在有关十七和十八世纪伦敦的记录中：如果要寻找狄更斯的血统，也许在伦敦人当中找更为恰当。想必狄更斯笔下城市形象的来源和他自己一样深厚，和他的家族历史一样深远吧？

关于其上两代的信息就更多一些。他母亲的娘家姓是巴罗，巴罗家族来自布里斯托。这个家族里似乎出过牧师，但更重要的是，还出过乐器制造商。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跟这个行当有关，而且他的外祖父曾经当过音乐教师——不过他之后所做的事情给外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都来自他父亲这一边。狄更斯的祖父和祖母都是仆人，这一事实直到他去世后公开。威廉·狄更斯是克鲁家的仆役长或男管家，克鲁一家在伦敦市区和乡下都有房产；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他非常节俭尽职，若没有出众的管理才能他是不可能坐上那么高的职位的，而且他还有一个清廉的好名声。他的孙子继承了所有这些品质，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狄更斯也从祖母身上继承了一些特质，这是他唯一真正了解的祖辈。她是克鲁家的女管家，而他在小说中总是对这类勤恳的老太太流露出特别的喜爱。她嫁给丈夫的时候还很年轻；结婚之前是某个住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布兰德福德夫人的仆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她来自位于通恩村^②附近一个名叫克莱伍雷的小村庄，

① 此处原文为“Babbington, Staffordshire”，但其实Babbington（巴宾顿）位于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而位于斯塔福德郡的是Bobbington（波斌顿）。

② Tong，隶属于英格兰西部的什罗普郡（Shropshire），该郡的通恩城堡是一座巨大的哥特式乡间宅邸。通恩城堡始建于12世纪，1911遭遇大火，后于1954年拆毁。

并且曾在通恩城堡里做过女佣。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唯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们通常认为小奈尔客死在通恩村的教堂里；如果是这样的话，狄更斯笔下这个幼小病弱的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和他祖母相关的地方走向死亡的——多么不寻常的朝圣之旅！1781年结婚以后，她来到克鲁家工作，最终被提拔到了女管家的位置，并且一直工作到七十五岁。她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并非常能干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她是个有名的讲故事能手；克鲁家的一个孩子在长大后曾回忆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有她那样惊人的即兴编故事逗乐大家的天赋”。

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的祖母在他十二岁那年也离开了人世；他的伯父死时膝下无一儿一女；因此他家的亲戚真的很少，和他之后既颂扬又痛斥的维多利亚式大家庭全然不同。然而家庭这一形象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涉及家庭生活，特别是家庭关系的恶化及其带来的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是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产生的根源，但在小说结尾处往往会让某个理想化家庭承受住变化和世俗的考验而屹立不倒。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这种理想化的家庭成了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双重幻象；凭借这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才华，他把自己对更加有序稳定生活的期盼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那么，他差一点毁了自己的家庭并且终生为自己亲人的失败和软弱无能所困扰的事实是否也会让人大吃一惊呢？我们必须在他的至亲中去寻找这些不由自主、相互矛盾的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没人能比他的父母——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狄更斯——和他更亲近。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他强大的一半和软弱的一半，而在他和父母之间阻碍重重的麻烦关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他之后接纳他们的那种技巧来源于何处。

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狄更斯生下他时二十三岁——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所以，将所有关于她在以后岁月里的故事安插到这一时期是不明智的。而更荒唐的是把尼克尔贝太太^①的陈腐形象当作查尔斯·狄更斯对其母亲的刻画并以此为由指责她。他与母亲的关系在他生命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但这必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关系，不仅建立在内疚和嫌弃之上，还和一种无助的爱交织在一起。他小说中所有的母亲角色事实上都是他用于替代其母亲的方式。他不想将她看得太清楚。他也不想和她靠得太近。但还是有一些他人的转述和查尔斯·狄更斯自己不经意说出

^①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人物。

的碎语，让我们有机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位天才的母亲。“所有杰出的人物都有一个杰出的母亲并将她们敬重为人生中最好的朋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字是从遭人利用还有点儿蠢的泰特比先生^①口中说出的。一名早期的传记作者曾写道：“据说她著名的儿子后来非常像她。她性格欢愉，喜欢参加年轻人的娱乐活动，尤其喜欢跳舞……”他也喜欢跳舞，但他不喜欢看自己的母亲跳舞；据说他“不赞成她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铸就两人母子关系的奇异魔力——儿子所鄙视母亲的品性正是自己固有的，就像在小说中他将她当作一个陌生人，却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正在看着自己的脸。

至于查尔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也有很多已知的消息，有些已经证实，有些不足为信。他和许多克鲁家的孩子一起由母亲抚养大，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大多数消息都称狄更斯是从自己年幼时的悲惨遭遇中提取出那些虚构的孤儿形象，但他父亲的半孤儿身份不也是他创作故事的一个现成来源吗？他有一个比他长三岁的哥哥，名叫威廉。威廉似乎遗传了父母的责任感和清廉节俭，但约翰明显缺乏这些品质。威廉死时是牛津街上一家咖啡店的经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高贵的工作，而且狄更斯一家似乎从未提起过。但已有证据表明，他似乎更受母亲宠爱；而她把约翰叫作“那个懒东西……过去总是在屋子里瞎溜达”，而且“她从未停止过痛骂他的无所事事和一无是处”。她必然没有在遗嘱里给他留下任何东西，并声称他已经多次从她那里得到了金额不等的钱款；换言之，他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定型了，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一再向狄更斯要钱，比向自己的母亲要的还多。

约翰·狄更斯跟母亲住在克鲁家，一直住到二十岁或二十一岁，而且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候他的性格差不多已经完全成型了。也许是受克鲁男爵的影响，1807年他在萨默塞特郡议院的皇家海军出纳处里当了一名临时职员；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新职员，托马斯·巴罗——伊丽莎白的哥哥。两年之后，他获得了一个更固定的职位——海军军需处的助理办事员，并在之后的几年里平步青云，但早在获得这令人愉快的工作保障之前，他就开始认真追求他同事的妹妹了。1808年他调到朴茨茅斯担任一个更为重要的岗位，而伊丽莎白仍住在伦敦，于是他在

^① 《着魔的人》(The Haunted Man and the Ghost's Bargain) 中的人物。

追求过程中时常在两地间奔波。1809年6月13日，他们在河岸圣母教堂^①举行婚礼，然后回到位于朴茨茅斯迈尔恩德街的新家里。第二年弗朗西斯出生，两年后查尔斯出生。

在最初的几年里孩子的父亲又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小管账员，但这份工作和现在字面意思上的那种普通官职不一样。他和同事负责向港口的海军工人和船上的船员发放薪资，这意味着要亲自将钱款交到他们手上；有时候，身边围满了人，还有可能发生争执，有时甚至还会起肢体冲突。他总是穿得很体面，总是很彬彬有礼，总是很和蔼可亲。他样子不错——一般认为，比他的孩子们都要好看——身材也不错，不过后来也渐渐发福。据同一时期在海军军需处工作的同事说，他是“一个极其幽默、善谈的人，充满活力且很好相处”，似乎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一个健谈且讨人喜欢的朋友”；“非常友好文雅……性情善良”；“拥有一肚子的奇闻逸事和真诚的幽默感”；“非常彬彬有礼，让人印象深刻”；“最快乐的人”。他说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有一次还把自己比作“一个软木塞，一沉入水里就会立马冒出水面，永远都不会沉下去”。说来也奇怪，他儿子在最早期的报刊文章里曾把这样的人描写为“无忧无虑、游手好闲、自在快活的家伙，像软木塞一样浮在面上让世人把它当作曲棍球打……总是会再次浮出水面，随着水波轻松快乐地跳动着”。他也许很快活，但也有令人害怕的坏脾气；有传闻说，有一次他儿子在进行戏剧表演时，让他看着点，不许外人到幕后来，可他一进演员休息室就朝镜子里的自己猛冲过去，还弄伤了自己的指关节。他总是缺钱花，总是在花钱，又总是在借钱。他的挥霍和不顾后果的脾气和礼貌温良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也说明他在本质上是成熟的，甚至有些冷酷。他还有些空虚、幼稚，拒绝直面自己，这在其他人身上也很常见。我们之所以会注意到这点，是因为他的儿子将其记录了下来。狄更斯曾抱怨道：“他长大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真是无比漫长。”而且我们也能回忆起，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小孩照顾大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些过分依赖孩子的大人不仅仅是成熟，而且是糟糕透顶。

事实上，查尔斯·狄更斯和他父亲的关系最为复杂；不是小杜丽对她入狱的父亲那种“又觉得敬佩又觉得难堪”的反应，而是更为激烈且更不易理解。后来

^① 位于伦敦西敏市河岸街东端道路中心的一座英国圣公会教堂。